

世界戲劇名著

沉鐘

霍甫特門著
謝炳文譯



啟明書局印行

沉 鐘

Die versunkene clock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二 元

原 著 者 G. Hauptmann

譯 述 者 謝 炳 文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253



前言



錢公俠
謝炳文

今年該是話劇年了吧。

好些人都是這麼說，想來也並不是憑空武斷的。從去年年底以來，話劇運動開始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戲劇工作新的集團一天多似一天，尤其因為賽金花、雷雨等，搬上了上海著名的幾家大戲院的舞臺，於是這一運動在市民羣衆中也得到了熱烈的反響。

無疑的，話劇運動在今年還要更廣泛的發展下去。這是有着客觀的社會底因素的。第一，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深刻化，國防文學運動必需利用戲劇這一武器來發揮宣傳，鼓動，與組織的作用，而取得最直接的效果；第二，話劇的重要性，已經不僅爲少數愛好文藝者所理解，現在連官廳與教育機關也在設法利用戲劇了；第三，近年劇作家的努力，有了很大收穫作品的水準也相當提高了，當然這是跟國產電影的發展，有着密切聯繫的。

啓明書局爲着適應社會的需要，在這一戲劇運動中也想來湊湊熱鬧，於是乎就決定刊印一

套世界戲劇名著，並且委託我們主編。發刊的動機，原是很簡單的。

現在，我們已經印就的，有高爾基的深淵，戈果理的巡按，霍普特曼的沉鐘，易卜生的挪拉，羅曼羅蘭的愛與死之角逐，奧斯托拉斯基的雷雨，奧尼爾的月明之夜，斯特林堡的父親，蕭伯納的超人，高爾斯華綏的爭鬪，王爾德的沙樂美及少奶奶的扇子。以後還打算絡續增加，因此，現在不能確定多少種數。

我們相信這些劇本，都是世界早有定評的最優秀的巨著。其中有些已經有過中譯本，有的是沒有過的。但我們一律都加以細心的校閱，譯者也都是竭盡了心力幹的。這兩點我們覺得可以聊爲自慰。祇是在印刷與裝釘方面，我們感到很大的缺憾；然而這是爲着經濟的限制，而且爲求普及化與大衆化，暫時也還無可奈何的。

最後，對於這一集叢書的發刊，我們不想有什麼奢望，但願它在目前的戲劇運動中，能够作爲一種他山之石，供給戲劇工作者當作小小的參考，那就心滿意足了。

小引

軋爾哈特·霍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是德國現代的偉大戲曲家。他生於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目下也還健在。他的故鄉在德國東南隅 Obersiebenbrunn 的 Silesian 村，原是個溫泉勝地。他的祖父愛命弗烈德 (Ehrenfried) 曾經當過織工。他的父親勞勃脫 (Robert) 雖不會受過教育，為人卻很能幹，因為開了一家有名的大旅館，弄到不少的錢。軋爾哈特初入勃勒司拉 (Breslau) 地方的中等學校，因讀書沒有心得，加以他父親營業失利，就此退學了。

但軋爾哈特自幼就想做一個雕刻家。一八八〇年，由着他哥哥卡爾的教導，便進了勃勒司拉的皇家美術高等學校。然而他的性情非常放浪，入學僅祇三星期，卻又因不受管束而遭停課的處罰。翌年，他跟着哥哥卡爾同進約納大學 (University of Jena) 受倭伊鏗與赫格爾之教。但是大學生生活又使他覺得不耐煩，勉強過了一年，他就跑到漢堡作客，從那裏使出發遠遊，曾遍歷南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終至羅馬。一八八四年復遊羅馬，打算在那裏精研雕刻，不幸忽患腸炎，遂返祖國，但是他仍然研究雕刻，此時已有使雕刻與詩綜合，表現於演劇的理想。

他廿七歲那一年，發表了他的處女作五幕社會劇日出之前，上演於柏林萊森劇場，是為德國現代劇的第一聲。日出之前誕生後，他不斷的創作，把自然主義派的主見應用在戲劇上，直到他的名作織工出來，自然主義的戲劇就得了大成功。原來德國當時受着法國自然主義作家的影響，正在掀起一個新的運動，這運動就是自然主義運動，它的首領即鼎鼎大名的何爾茲 (Arno Holz)。霍普特曼在這新運動初起時，便立刻加入，最後認識了何爾茲，益發將全神貫注在自然主義方面了。

織工排演之後，霍普特曼又寫成一篇喜劇癩絨褂，還又一篇象徵劇海倫升天，雖然在技術上仍舊完全是自然主義的筆法，然而思想上卻頗帶些理想了。海倫升天也可說是沉鐘的先驅，是霍普特曼從自然主義轉移到新浪漫主義時代的過渡產物。

海倫升天發表後的第三年，那膾炙人口的沉鐘（Die Versunkene Glocke）便脫稿了。

沉鐘完全是理想的題材，採自古代神仙故事，而經霍普特曼加以竄改。這部劇本全體是無韻詩，描寫的很美麗。劇中情節雖然是怪誕不經的，但劇中人物都非常逼真，沒有舊浪漫派戲劇的假裝的英雄氣概。自然主義的技術工夫，隨處可以在劇中看出來。總而言之，沉鐘是經過自然主義洗禮的浪漫劇或童話劇和先前的浪漫劇顯然不同了。

至於沉鐘的根本意義，批評家各有不同的解答。有的說，這是被挾在兩個女性之間的男性的悲劇。有的說，這便是作者本身的悲劇。更有的說，此劇思想與尼采的超人思想有關，它主張反抗基督教的庸俗，借太陽當作新理想與宗教。不過仔細讀來，沉鐘的根本意義總不外乎是現實與理想的衝突。劇中主人翁鐸鐸師海因里希分明是尼采式的超人，他努力要戰勝現實，尋求他最高的理想，即使終於失敗，也是不顧的。總之，海因里希可喻為懷抱創造新藝術的人，亦可喻為一切懷抱高尚理想的人。無論題材怎樣荒誕，他的悲哀，凡是現代人，沒有一個不感受着的。

關於沉鐘的詳細介紹及批評，讀者除了細讀譯文之外，可參閱茅盾先生的德國戲曲家霍普特曼（見世界版六個歐洲文學家）及謝六逸先生的霍普特曼的沉鐘（見世界版水沫集）一定可以幫助我們獲得更透澈的理解。

最後，提到我的譯文，是根據 L. Lewison 的英譯本，並參照阿部六郎的日譯本而譯成的，這裏謹向兩位原譯者表示謝忱。

謝炳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末記

第一幕

（被風吹拂着的樅林所包圍的山中一片草地。左手後邊，一間小小的木屋，籠罩在懸崖之下，一半被遮隱着。）

右手前邊，靠近森林那兒，有一口古老的轆轤井，羅登德蘭正坐在高高的井緣上。）

羅登德蘭（年齡在少女與處女之間，是個妖精。一壁趕着那惱人的搗蛋的蜜蜂，一壁在梳她那濃密的金黃髮。）你這金色的嗡嗡蟲，你從哪兒飛來？你這吸糖釀蜜的小鬼！——你這太陽的小鳥，別和我打擾你滾吧！離開我！我要用祖母祕藏的金櫥，趕快梳好我的頭髮，不然她回來就要叱罰——你去吧，多討厭呀！咳！你幹嗎要那樣？難道我是花卉，我的嘴是花朵嗎？飛到森林的草地去，小蜂兒！飛過那小溪吧！哪兒？紅花，紫羅蘭，櫻草正在盛開，你可以鑽進它們中間，直飲到沈醉——說真話，飛到你好容易找到的地方去吧！趕快歸去吧！歸到你的窩窩裏去！

你不是個令人歡迎的傢伙。森林中的老祖母恨煞你，因為你供給塗在寺院裏的祭燭上的蠟咧。懂得嗎？——有沒有那樣的辦法呢？喂，祖母屋頂上的老烟窗，請你吹出一縷烟來，請把這討厭的傢伙趕開——好，呼啦，呼啦，來，呼啦，呼啦！鵝先生跑啦，跑啦！走呀，走呀（蜜蜂逃了）啊，終究去了——（羅登德蘭暫時安心梳髮，一會兒又俯身向着井外呼喚）喂，尼格爾曼！你沒有聽到。我且唱我的歌吧——

我身不知來自何處？
我身不知歸向何方？
我是林中的小鳥，
抑是山中的女妖？
開滿林間的香花，
他的來踪從那兒，
沒有誰可能分曉。
但有時我想念我那未知的爺娘，
忍不住，
胸中好似火燒。
一切雖是莫奈何，

可是還能散散悶兒，

爲的我是個金髮綺麗的林間美女郎。

(同時仍向井底招呼着)

喂喂！尼格爾曼，老人家請上來啦！祖母採松子去了。我可真寂寞呵！請你跟我談談吧，嚶，請求你啦！我得酬謝您！今天晚上，像黃鼠狼那樣，悄悄地溜到人家的雞棚裏，偷隻黑雄雞送給你——來呀，請吧，尼格爾曼！不吉的水聲響了，銀色的水球在上騰。要是這老頭子現在就跑出來，那末我的黑水鏡馬上會被打得粉碎，在這鏡裏面我正和我自己笑逐顏開。(跟她自己的水影互戲着) 嘿，你好可愛的水裏的姑娘！你尊姓大名？ 嚶，什麼？——是羅登德的蘭嗎？可不是要說女郎之中最美麗的人兒嗎？是的，是這樣說的吧？——我……我是羅登德蘭呀！你在講些什麼？你不是指着你那小小的酥胸在說話嗎？啊，請你瞧啦！我不是完全和法萊雅 (Ercya) (註法萊雅爲 Scandinavia 牛島居民所崇拜之女神) 一樣地美麗？我底頭髮豈非純粹由陽光造成，閃爍紅光全像一塊黃金，而且輝映在底下的水中心，請揭開你那

金髮的網，好像捕魚似地接住這石塊。(投下一塊石頭，把水影打散。) 它擴展在深的水底，哎呀！那末，你這笨傢伙趕快吧！咳，你的命運就跟水泡一同消滅了嗎？——如今我又是原來那麼孤單了。——可不是，尼格爾曼！替我解解悶吧。嗨，你就來啦。(尼格爾曼從井中現出上半身) 哈哈，哈哈，你可不是個很漂亮的美男子！每次見到你，狠狠地看着你，你祇要叫一聲，就得起縐皮。

尼格爾曼 (水神，頭髮上帶着蘆葦，鼻子裏滴着水氣，好像海豹似地在長喘。眼睛睜來睜去，直到馴服了陽光。) 卜勒克克庫斯 (註「卜勒克克庫斯」乃妖怪的叫聲，這裏做用了希臘喜劇家亞里斯多芬所著「蛙」一劇中蛙的鳴聲。)

羅登德蘭 (摹做着) 卜勒克克庫斯！對啦！有些春的氣息了，這在你以爲不可思議嗎？其實連那壁窩裏最隱藏的壁虎也知道，就是蝨，蝨，就是水獺，田鼠，蒼蠅與草葦，空中的鷹隼，金花草裏的狡兔，誰個豈有不知道的！怎麼祇有你還是一些兒摸不着頭腦。

尼格爾曼 (憤怒得吹起水泡來) 卜勒克克庫斯!

羅登德蘭 你睡着了嗎? 難道耳也不聞, 目也不見了嗎?

尼格爾曼 卜勒克克庫斯! 別那麼咬嘴唇舌啦, 看人再來講話吧! 你這青猴子, 吵鬧精蛋黃臭的! 沒出殼的雞雛! 你這草鶯的卵殼! 好吧, 庫厄克! 好生聽着庫拉克斯! 庫拉克斯! 庫厄克! 庫厄克! 庫厄克! 庫厄克!!

羅登德蘭 您老叔假如要勃然大怒, 那我就來跳個拿手的環舞! 良好的伴侶並不是不夠, 爲的我是這樣地美麗可愛而且年輕。(歡呼) 啊! 啊! 啊! 啊! 可愛而且年輕!

森林之魔 (還沒有露面) 呵呵! 哈哈!

羅登德蘭 過來吧! 小爹爹, 跟我一同來跳舞!

森林之魔 (一個山羊腿, 山羊鬚, 而且長着角的森林精, 在草地上跳着滑稽的舞, 跳躍過來了) 雖則我不會舞, 倒能跳一跳, 最敏捷的野山羊怕也趕不上。要是您不喜歡那個(諂媚的地)我還知道別

的一些跳法兒。好, 跟我一起往林中去吧, 我的愛! 那兒有古老的空心的柳樹, 它永不知道雞的啼鳴, 水的流聲。這兒我給你彫一枝神秘的小笛, 吹着它, 大家都可以按拍而舞蹈。

羅登德蘭 (躲避森林之魔) 我——跟你(一面嘲笑) 着——山羊腿先生! 毛腿先生! 還是找您心投意合的苦女去吧! 我是多麼地清潔而且窈窕呵! 帶着你的山羊鼻快滾吧, 滾到你那真正漂亮的戀人那裏去, 每天給你生一個兒子, 星期日多生三個, 一禮拜合成九個, 九個醜陋不堪的髒小子。哈哈! 哈哈! (傲慢地笑着退入小屋裏去。)

尼格爾曼 卜勒克克庫斯! 好個黃蜂婆! 畜生, 火燒雷打的!

森林之魔 (原想追逐這少女, 但現在站着不動) 總得抓住你給你一個相當的厲害瞧瞧。(取出一枝短煙筒, 在蹄上擦亮了洋火, 點起煙筒。——休息。)

尼格爾曼 那你家裏怎麼樣? 森林之魔 總是你們佔的便宜。可是我們上邊呢, 整天兒

長風呼嘯，煙煤橫掃，洶湧的雲兒不絕地在山脊上爬行，像濡濕的海綿似地，從它的肚子裏放出許多水分。這真個是豬圈裏的生活呀！

尼格爾曼 此外還有旁的新聞嗎？

森林之魔 昨天我吃了時新貨，野萬荳燒的羹。今天上午剛離家走了一刻兒，跑過一叢芸香草，就進到一所大森林。好些傢伙正在那兒掘土挖石。可惡的廢料呵！他們一旦造起了教堂，那真是雞犬無寧日哩。尤其可惡的是無緣無故地撞起鐘聲來呀！

尼格爾曼 他們甚至將葛縷子和麵包拌雜在一起呢。

森林之魔 可是我們哭也沒用，叫也沒用，我們祇有忍耐。在那斷崖邊，他們的一座新建築已經出現，尖尖的窗戶，有石柱的鐘塔，十字架正不偏不倚地插在頂巔——要不是我來得快，如今那野蠻的鐘兒早被他們掛在高空，發出討厭的吼聲，同大爺們搗蛋來了！然而現在，那畜牲已經沉沒在湖底裏——真是椿不堪設想的，痛快的，苦惱的玩意兒呀！我站在高山的草中，憑倚着松樹的殘根，眺望那座小小

教寺，嘴裏嚼的是酸模莖，一邊看，一邊嚼，心裏滿是思慮。那時候，怪啦怪啦，在我眼前的一塊石頭旁，一隻血紅的蝴蝶緊貼地停住着。只見牠快生生地振動羽翼，好似正在啜吸那蔚藍的苔花。一經招呼，牠就搖搖擺擺地飛到咱的手上來了。我一看便認識牠是個小妖精。牠說長道短，總不外乎青蛙呀，池塘裏下了子囉，以及其他什麼諸如此類的事情囉。我現在已經記不了這許多。說到結果，那小妖精便抽抽咽咽地啜泣起來——經我一番安慰後，牠又開始嘮嘮叨叨了，這些話可值得聽一聽。什麼『哼唷』、『吡唷』，還加上辟拍的鞭撻聲，那些傢伙從山谷裏運上了一個什麼東西，是一個倒覆的鐵製的牛油桶吧？或者跟這相彷彿的一個東西。苦男苦女見了它，個個都害怕得發抖。聽說那班傢伙還要把這個玩意兒——不消說——高高地吊在那教堂的鐘塔上，天天用鐘杵去撞響它，把一切土神之旅的良民，彷彿全要處之死地啦。我說道：『嘿，許是這樣。一會兒，小妖精便翩翩地飛起了地面。至於我呢，一閃兒就躲入山羊之羣中，肚子正餓得

空空如也，想起來了，享受它一下吧！——把三個飽滿的乳房，喀喇喀喇地都給我吸乾了，叫無論怎麼拿手的女僕一滴兒再也擠不出來啦！於是，我站在一堆紅的木筏上面，來了，來了，人足馬蹄鬧紛紛。糟糕，我想了想：逃掉也不是辦法。於是借重籬笆和石塊做我的掩蔽，跟着他們走，八匹瘦馬繫在麻繩之下，喘息得可怕，牠們拖不動那怪物呀，牠們波動着脇腹，顫抖着膝節，彷彿爲期待新的氣力而在歇息。我打量那輛有氣無力的木板車，也是危危乎支不住那沉重的鐘兒了——那當兒車子剛走到斷崖的鼻子尖上——咱使盡一切力量，不惜給他們幫忙，於是扭住車輪，把輪輻折斷，鐘兒就滾呀滾地滑將下去，再加上一推一衝，那撈什子的鐘就顛顛倒倒地翻進了山谷底下。瞧那翻顛的模樣兒，跳呀，蹣呀，跳出那麼清脆的聲音來哪，滾下一岩又一岩，這鐵球兒叫着，鳴着，響着，響着，回聲兒。到得谷底，浪花飛濺，潮水前來奉迎了。而今它可以永遠躺下來，在這個再好沒有的休養所。

當森林之魔講着故事的時候，天已經開始

黑下來了。講到末尾，幾次聽到從林間傳來的微弱的呼救聲。

這時海因里希登場。他帶着病而且顯得很疲乏，辛苦地爬向木屋來。剎那間，森林之魔就隱入林中，尼格蘭曼也跳進井裏去了。）

海因里希（三十歲，一個鑄鐘師，帶着蒼白而充滿

憂愁的臉色。）對不起，求求你，請打開門來！迷了路啦，救命呀！給人推倒了，救救我，救救我，噲噲！我

已經——不中用了。（距木屋不遠的地方，他昏厥了，倒在草中。山上罩着一片殷紅的雲。太陽已西沉。林中草地上吹拂着寒峭的晚風。）

老嫗（老嫗魏迪亨背着一個竹筐子由森林中顛跛而來。披了一頭白髮。她的容顏與其說像婦女，不如說像個男子。甚至嘴邊還長着柔毛似的鬚髥。）羅登德蘭跑出來幫助一下，幫助一下吧！實在太笨重了。羅登德蘭快跑來哪！我已經喘不過氣來，姑娘，你往哪兒去了？（喚着一隻在頭上飛過的蝙蝠）喂，蝙蝠老，聽我說，你的腸胃大概已經塞飽了吧？喂，飛過去，飛到那破窗裏去瞧一瞧，看那姑娘是否

在家裏。告訴她趕快跑來，今天還得落一場大雨哩。（向天空一望，只見電光微閃，不覺驚惶。）哎呀呀！太不成樣子哩！山羊也鬧得這樣厲害，別把你們的紅鬍子刷得太光亮啦！喂，羅登德蘭！招呼那竄過路上的栗鼠！栗鼠小醜送你一個胡桃吃吧！還是你的腿子靈活些，你是好跳的，一跳就跳進那小屋裏去，替我當個差使，喚一聲羅登德蘭，叫她趕快跑來（她的腳碰着了海因里希）什麼啊？一個人——躺在這兒的是誰呀？哎呀！快說出來，究竟哪個把你送到這兒來的？這小子——大概發着中風死了吧？怎麼完全死了嗎？——羅登德蘭——發了中風吧！他們難道還不够叫我難受？那些臭吏和老闆，卻也還不知足哩，他們全像瘋狗一樣地追逼着我。哎呀，原來我這裏找到了一個屍骸，可是別給他們知道才好，不然，他們就會燒掉我的房子。這小子——你真個聾了嗎？——（羅登德蘭帶着疑問的眼色從小屋子裏走出來。）啊，你終究來了！——瞧瞧這個吧！是個客人呢——怎麼樣的一個客人呀？他老是不動聲色——快拿一捆乾草來，給他鋪一張

草牀吧。

羅登德蘭 扛到屋子裏去嗎？

老嫗 怎麼，怎麼？把這小子弄到房間去，那裏成呢。

（跑進屋內。羅登德蘭跟着進去，一會兒帶了一束乾草出現。當她在海因里希身傍蹲下時，男的就睜開眼睛。）

海因里希 噯，噯，這是哪兒姑娘喲！

羅登德蘭 可不是在山上哪！

海因里希 在山上當真的嗎？可是我怎麼來到這兒的呢？怎麼來到這兒？

羅登德蘭 關於這個，陌生客人喲，我卻不能告訴你。不過已往的事情你可以不必去掛慮。喏——這兒是乾草和苔草——請你枕上腦袋兒，好生地休息一下，休息是比任何更重要呵。

海因里希 對啦，休息比什麼都重要的確那樣。可是我離休息還遠着哩，還遠着哩！（不安地）終究我得知：我這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呀？

羅登德蘭 是的，我也很想知道呢！

海因里希 我……怎麼……我總覺得萬事都在做

夢那樣。真的，我現在也還在做夢哩。

羅登德蘭 這裏有着牛奶呢。你既然那樣地很乏力，一定要喝一些才好。

海因里希 （急切地）好，好，喝——我想喝。請你給我喝吧。

（羅登德蘭捧着杯子給他喝。）

羅登德蘭 （在海因里希喝牛奶時）你好像不慣山上的生活那樣，或許是在谷中生長的吧？你又像那最近攀援失足的一個獵師，那人兒爲着追趕一匹快腿子的野獸，不幸失了足，便掉在我們這山上摔死了。但無論如何你是別的一類人，你並不跟那個男子完全相同。

海因里希 （飲了牛奶之後，他便目不轉睛地以極大的驚愕凝視着羅登德蘭。）說吧！再往下說哪！你的牛奶真是劑起死回生的秘藥。你說的話更其是——（仍然疲乏而且辛苦得很。）不同的一類嗎，比較好一類的男子。可是這樣的男子尙且要失呢。你再往下說哪！

羅登德蘭 我講話有什麼用呀！還不如那樣好：從井

裏打上一些清新的水來，將這些塵灰和血汗洗一洗掉……

海因里希 （哀求那樣地）在這兒吧，噲，噲，別走！

（羅登德蘭的肘被海因里希拴住，於是她躊躇地站下來。）

海因里希 （繼續說道）再用你那謎似的眼注視着我吧！因爲在你的眼中，世界全成了新生，它帶着山川、空氣和浮雲……安排得這麼愉快，世界又把

我勾引。請你在這兒，姑娘！請你在這兒吧！羅登德蘭 （不自在地）願如你所期望的那樣都能成就，可是……

海因里希 （更其熱烈，更其哀懇地）請在我的身邊，請留在這兒別走吧！你還不了解……做夢也想不到，你對於我是有怎樣的吸力呀！啊啊，請別叫醒我！聽我說，好嗎？我掉了下來……可不是，還有你再說啦……你的聲音多清脆呀，簡直像神賦的天籟。我祇想聽你講的話，怎麼你不說話了？怎麼你不歌唱了？——我掉了下來啦，我早就這麼說過。可是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不知是這腳踏着的小徑崩

壞了？還是因為我跑得快，有意無意地失足的呢？總之，我是掉下來了，塵石、草也跟着我落到谷底去了。（更其熱切地）我攀住了一株櫻樹啦！——你得知，是一株山上的野櫻，它由岩石的裂縫中，伸出它的小幹兒，小幹兒已經折斷了，可是它那開着花的嫩枝還握在我右手，薔薇色的花瓣颼颼地飛散開去，我也飛啦——飛到一個無底的深處——於是我死去了。現在我是死了的，真的，你就這樣稱呼我好了。你稱呼吧，誰也不會把我當作清醒的人啦。

羅登德蘭（下意識地）那裏的話，你還是活着的！海因里希，現在懂得了，懂得了。我以前可不解！所謂生即是死，死也即是生這句話——（仍舊無力地）我掉下了，活了，掉下了。鐘也掉了。我們倆一道，我和那鐘兒。我在先，它在後吧？或者它在先，我在後吧？可是誰也不想知道這一點，亦未必有誰能說明這點。即使有誰能夠說明，那對於我反正都是一樣的。那是從前活着時的故事——現在我卻是死了。（柔弱地）你留在這兒吧！我的手……還是像牛奶

一樣地潔白，我的手同時卻又像鉛一樣地沉重。舉起來是多麼地費勁呵。可是你那柔軟的頭髮，假如給我的手撫摩一下，那就完全如同『辟特司達』的潮沖一般……你是多麼地芬芳啊！你留在這兒吧，我的手是虔敬的，而你則是聖潔的，我會經見過你，不知在哪兒似乎見過你。我情願捨棄身子而為你奮鬥，為着獲得你……不管時日多悠久，把你的聲音收進鐘的金屬物，和太陽祭祀日的黃金相結合，造成這一口偉大的鐘來。可是這個工程我往往終歸於失敗；我不禁流着血淚來哭泣呵。

羅登德蘭 哭泣怎麼樣地？我不懂你講的事情，為什麼事流淚的呢？

海因里希（竭力地想爬起來）扶起我一點！可愛的人兒！（她扶住他）靠攏得這麼近好嗎？——用你那多可愛的腕，把我從硬地面上解脫起來吧！許久許久將我縛在這硬地面上，正如完全釘在十字架上一個樣！解脫我吧的確，你是能够辦的，這兒在我的額前……用你那柔和的手按摩它！把我的冠冕，把繫在這額上的荆棘除掉吧！只有愛情呵！愛情！

(以半躺的姿勢坐起來，吃力地) 這樣，我感謝你。這裏風景美。異樣的金風正在呼嘯，樅樹的神秘的手，謎似地正在搖晃，而且虔敬地叩着頭——這樅樹的樹梢。奇徵啊是的，奇徵吹過森林來了。它嚙啐嚙啐地低鳴着，囁囁着。它淅瀝淅瀝地發出悽惻的聲音，祇是一片木葉呀在林中幽草間歌鳴。看，它披着那曳動着的霧幕，挺着一個白白的身子跑來了——伸出手來，用白的手指，警告我——現在追近了——觸着我的……耳……舌……眼睛——啊，它卻又跑掉了——祇有你是在這兒。你是奇徵，奇徵，跟我接吻吧！(漸漸地失去了氣力) 羅登德蘭 你講的話真是怪，教人聽了莫名其妙！(迅速地決定離開他) 還是這麼躺着睡一睡吧！海因里希 奇徵呵！跟我接吻吧！羅登德蘭 (躊躇地站下來，凝視着他。夜色更濃了。忽然她不安地急促地呼喚起來。) 祖母！老嫗 (沒有露面，從小屋子裏喊道。) 姑娘！羅登德蘭 請你快跑出來呀！老嫗 你該來這裏給我燒火呢。

第一幕

羅登德蘭 祖母！老嫗 (先前那樣) 聽到了沒有？趕快跑來啦，這是喂羊和擠奶的時候了。羅登德蘭 祖母救救這個人吧！他死了哩，祖母！老嫗 (在小屋子門口出現，左手拿着牛奶壺，引呼貓兒。) 貓兒，貓兒來——(指着海因里希，漠然地說。) 這裏沒有長過一根藥草，這人兒終究難免一死了，唉，完了，讓他去吧，有什麼辦法，除了那樣有什麼辦法來呀，貓兒來呀，這兒有你吃的奶。怎麼，貓兒往哪裏去了啊？快點，快點，木侏儒哥兒，噯呀呀，我給你們一壺一壺的牛奶，快點，快點，木侏儒姊，這兒已經預備了一大堆燒好的麵包，儘够你們喝，儘够你們嚼，滿堂的華賓一齊相伴着。(大約有十個小小的滑稽的男女木侏儒從林中急忙奔來，搶到一個小碟子旁邊。) 噯，你們！靜靜地用啦，咬一口，呷一口，大家吃一口。怎麼，囫圇吞棗，你們這些小鬼頭，現在都給你們吃飽了，今天就祇有這麼點啦。你們啊，你們啊！你們已經吃够了。那末一齊滾開吧！(男女木侏儒和登場時同樣地向林中退去。)

月已東升。森林之魔出現於小屋子頭上的岩石上，兩手合做貝殼似地放在嘴上，帶着回音摹倣求救的呼聲。

森林之魔 救命呀救命！

老嫗 是怎麼一回事呀？

呼聲 （從林中的遠處傳來）海因里希！海因里希！

森林之魔 （同前）救命呀救命！

老嫗 （朝着上面向森林之魔威嚇）別鬼鬼祟祟地裝模做樣，專對着我們無辜的山民搗蛋。我知道你專喜歡欺寡凌弱，喜歡叫那迷路的人給狗咬，把他引導到那沼澤上，看他垂頭喪氣地掉下去。

森林之魔 祖母，當心你自己的身子吧，一會兒，貴客就要光降。好極了！鵝兒毛上戴的是什麼？是一個帶肥皂泡的理髮匠啦！鵝兒頭上戴的是什麼？是拖着辮子的教師，擎着十字架的牧師，嚶呀呀，三種人物都齊備了！

呼聲 （由前面逼近）海因里希——！

森林之魔 救命呀！

老嫗 雷火燒死的，你想把受難的教師牽到我的頭

上來，再添上一個小老闆嗎？（握緊拳頭威嚇那魔神）等着瞧，好傢伙！仔細想想吧！我要送你去拜見那蚊蚋和大蛇，叫牠們用刺兒鐵刮鐵刮地釘住你，弄得你走頭無路，不知逃遁！

森林之魔 （幸災樂禍地隱去了。）他們來了哪。

（退場）

老嫗 來就來啦，不干我的事兒！（向那依然注視着

海因里希臉貌和苦惱的羅登德蘭呼喚）回進屋子裏來呀！熄上燈兒睡覺吧！快來呀！快來！

羅登德蘭 （憂鬱而帶反抗的地）不行。

老嫗 不行嗎？

羅登德蘭 不行呵，祖母。

老嫗 你又是這樣地幹嗎？

羅登德蘭 因為怕他們把這人兒帶去哩。

老嫗 那又能怎樣辦呢？

羅登德蘭 這是不行的。

老嫗 姑娘，姑娘來，喲！你把這片枉然的空心思一股

腦兒拋掉吧，讓那人兒照着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樣

死去好了。人死了終究是死了，人是不能不死的。讓